文 学 研 究

苏轼贬官岭南时期的抄书习惯

艾 朗 诺

(斯坦福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美国)

摘　要: 苏轼贬官岭南七年,在此期间抄写的文本及附带题跋,多是前代先辈的,也有同代人的,体现了他在流放期间对朝政局势的见解和策略,也透露出因言获罪而产生的忧虑。其中,抄录《晋书》中的传记最为常见。在惠州期间,对于数位僧侣的拜访,苏轼也以书法相赠来表达谢意,例如抄送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赠别卓契顺。他抄录陶渊明诗,可与《和陶诗》联系起来看,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创作中回避纯粹自我表达的一种策略,此种自我表达在他流放岭南之后尤显重要。抄书拉开了苏轼与其作品的距离,成为自我保护的屏障,减少其因作品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的可能性。而苏轼与姜唐佐的友谊,则成为苏轼谪居海南岛岁月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 苏轼;岭南;抄书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1-0063-09

苏轼贬官岭南(惠州与海南岛)七年,本文着重研究他在此期间抄写的文本及附带题跋。苏轼抄写的文本大多是前代先辈的,当然也有同代人的,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苏轼抄写的文本类别、抄本上补添的题记或注释中的评语,体现了他在流放期间对朝政局势的见解和策略,也透露出因言获罪而产生的忧虑。贬谪岭南七年间,苏轼笔耕不辍,而交游题赠之语多是抄写古人文章,鲜选己文。值得注意的是,此期抄写文本和评论文本的份量不小,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

一、抄写和评论《晋书》传记

苏轼抄录《晋书》中的传记最为常见。甫居惠州至海南以来,苏轼一共抄写并注释了《晋书》中的五部传记全文或片段。①可以想见,《晋书》是苏轼随行书籍,供其一路翻阅和抄录。有趣的是,苏轼只选择《晋书》中的道家和隐士传记来抄录。当然也抄写《旧唐书》《新唐书》的王绩传记,而王绩喜欢饮酒、游山玩水和结交道士。这似乎表明,苏轼的抄写兴趣只在这类人物传记。从其传记抄本中添加的评论文字看,他对出世隐者颇有认同感,以致诧异于陶渊明从未提及身为隐士的叔父陶淡。② 他不厌其烦地转述隐士董京相当晦涩的诗句,担心读者不解其义。③ 他抄写了《晋书·隐逸列传》中的郭文传记片段。这段文字记述郭文与当时高官温峤的对话,温峤质疑郭文为何弃家而独居山中,郭文以自己的生活

收稿日期:2024-07-30

作者简介:艾朗诺(Ronald Egan),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终身教授。

* 此文经万燚教授核查修润,谨此鸣谢。

① 《书单道开传后》,《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张志烈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版,第 7341 页;《书陶淡传》,《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343—7344 页;《书郭文语》,《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456—7457 页;《书董京诗》,《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七,第 7573—7574 页;《书鲍静传》,《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339 页。

② 《书陶淡传》,《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343—7344 页。

③ 《书郭文语》,《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456—7357 页。

方式作为辩解。抄完这段对话,苏轼注录自己通判杭州时曾游余杭九锁山并拜访八百年前郭文隐居的山洞。有趣的是,苏轼并非在杭州时期抄写这段对话,而是三十年后谪居海南的最后一年才抄写,大概是怀念早年在杭州拜访郭文故居的往事。

他又用很大篇幅转述郭文辩解隐居的理由,谈自己曾到郭文隐居的地方怀念郭文。① 至于王绩,苏轼遗憾自己酒量远不及他,但很欣赏王绩的道家学养,引为异代知己:"予盖友其人于千载。"②(这篇《东皋子传》是绍圣二年(1095)抄写的;《书东皋子传》另有一篇是绍圣四年(1097)抄写的,写给惠州太守方子容,见下文。)

苏轼在岭南期间的和陶诗有一百多首,可见极其偏爱陶渊明。对官场生活的疏离感,使他关注历代隐士,哪怕是文学才华不显著的隐士也能引起他的共鸣。苏轼对隐士发生浓厚兴趣,对官场生活失望,两者绝非巧合。1098 年,苏轼在海南岛儋州抄录了《晋书·郭文传》的这段文字并作注解:

> 温峤尝问郭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尔。"又问曰:"饥思食,壮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独无情乎?"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曰:"先生独居穷山,死则为乌鸢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于蝼蚁,复何异?"又问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宁则身不安,先生何不出以济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
>
> 予尝监钱唐郡,游余杭九锁山,访大涤洞天,即郭先生之旧隐也。洞天有巨壑,深不可测,盖尝有敕使投龙简云。戊寅九月七日,东坡居士夜坐,录此。③

可见苏轼回想从前探访郭文故居的事情,在海南岛他的这种经验具有更加深重的意义。

二、向在惠州拜访苏轼的北方僧人赠送的书法

苏轼在惠州期间,曾有数位僧侣长途跋涉前来拜访他。他们或来自江南的杭州、苏州,或来自福建,多数为年轻的僧侣或学徒,由资深长老派遣,专程拜见苏轼。在苏轼被流放至海南岛的前四年里,部分年轻僧侣更是多次前赴惠州。

僧侣诸人通常暂驻于惠州,甚至不过旬日。苏轼每以翰墨赠别,或许他自珍书法,欲以书法相赠来表达对僧侣的谢意,毕竟他们跋涉山川,历数周之久方抵惠州,归途亦需不少时日。明代学者孙矿品评其中一幅书法时指出,苏轼也许料想这些年轻僧人于困顿时或可将他的书法易为归资。④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苏轼请来访僧人携其墨迹返寺,作为礼物分赠其他僧人。苏轼相信这些僧人得此厚礼,必感怀于心。

苏轼赠别来访者的书法作品,有一点足堪玩味,即其作为馈赠的书法文字内容,一般不是自己的原创作品,而多抄录他人篇章文字。若选自己原作,则必慎择那些最不可能被政敌用来进谗攻讦的文辞。这里举几个案例。

1095 年三月,卓契顺受苏州定慧寺老僧守钦派遣,携带苏轼留居在宜兴(阳羡)的家人所写书信去拜访苏轼。当时契顺尚未剃度,只是沙弥。及契顺将北归,东坡问他想带什么东西回去。起初契顺坚辞苏轼任何礼物,但当苏轼再三询问,契顺遂言及颜真卿昔年酬谢送米之少年,以书信相报之事。言下之

---

① 《书郭文语》,《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456—7457 页。

② 《书东皋子传后》,《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351 页。

③ 《书郭文语》,《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 7456—7457 页。第 7457 注 1 说这篇写于 1100 年,这是错误的。篇中说是写于"戊寅"年,也就是 1098 年。

④ 孙矿:《书画跋跋·续集》卷一,孙氏居业堂乾隆五年(1740)刻本,第 7b 叶。

意,他会乐意接受苏轼类似的书法作品,期盼其名字流传后世,如同送米的蔡明远之于颜真卿。由此可知,契顺实际期望苏轼能特地为他写一件原创文字的书信。苏轼却抄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赠,并题记其事(题记中书写了契顺的名字)。① 推想一下,苏轼为何不书写自己的新作送给卓契顺而是抄写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呢? 契顺乃僧徒,陶渊明及其辞与契顺何涉? 这篇赋文不太适合卓契顺,倒是非常符合苏轼意欲将流放惠州之事幻化为辞官归隐的愿望。抄录《归去来兮辞》,实为东坡自表心志,藉契顺之请,构筑己身的自我表述。

同是 1095 年三月,从温州来访的僧人惠诚亦将回家,苏轼为其所识杭州及邻郡十二僧人,各撰颂词短文,嘱惠诚携此十二幅书法回去分赠诸僧。其中第十二篇即末篇,乃专为惠诚而作,并解释撰文缘起。② 这十二篇颂词的重点在于描绘僧人形象,皆依苏轼心中所想,僧侣愿如何被述,间或提及与僧人邂逅的缘分,而鲜有涉己。以下是十二首中的两首:

> 杭州圆照律师,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昼夜行道,二十余年矣。无一念顷有作相。自辩才归寂,道俗皆宗之。(《圆照》)③
>
> 孤山思聪闻复师,作诗清远,如画工,而雄逸变态,放而不流,其为人称其诗。(《闻复》)④

1097 年正月,游僧昙秀(别号法芝)再临惠州拜访苏轼(去年已造访)。昙秀居留半月,辞行之际,苏轼幼子苏过为昙秀写送别诗一首。苏轼亲书其诗,并自陈因病未能自作,却令人臆测他其实不愿意为昙秀写诗。⑤ 苏轼给昙秀别有所录以作赠别之礼,他在两处题跋中提及这点。首则题跋,苏轼本欲以物赠昙秀,昙秀婉谢。苏轼坚请其纳“书法数纸”为临行之赠,还神秘地补充说,昙秀可以伪称此书法乃出自数十年前(1048 年)圆寂之僧言法华(亦名志言)手笔。这是苏轼与其赠礼保持距离的又一举措。从另一处题记可知他赠昙秀的礼物,是从唐代名医孙思邈(581—682)的巨著《千金方》中抄录的医方,苏轼显然正在披览该书。苏轼在题记中解释说,此举是为了让昙秀回杭州后,将这些药方分发给杭州的僧人(昙秀将苏轼抄的药方分发给自己选择的僧人,就像惠诚回温州时把苏轼的书法分给不同的僧人)。苏轼还在此则题记中说,抄录此药方是别有深意,即冀望众僧阅览古方后,对远在南方而难求药材的苏轼产生怜悯心,顺便送药给他! 这可能是戏言,但苏轼坡在别处确曾言及惠州购药之难,自当乐见杭人赠此厚礼。

下面是苏轼为昙秀写的三份题记,第一份关于苏过的诗,第二和第三份关于抄送给昙秀的《千金方》医方:

>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书过送昙秀诗后》)⑥
>
> 昙秀来惠州见东坡。将去,坡曰:“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与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

---

① 苏轼:《书归去来词赠契顺》,《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九,第 7873—7874 页。这篇跋文说契顺来是绍圣三年(1096)的事,但是注解说“三年”是“二年”的错字,而且跋文的法帖(见下)也有“二年”。参看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 2023 年版,第 2757 页。

② 十二首中的第一首题为《妙总》(参廖),第十二首题为《惠诚》,《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七二,第 8235—8248 页。

③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七二,第 8237 页。

④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七二,第 8244 页。

⑤ 昙秀前一年来拜访,临走时苏轼给他写了送别诗《赠昙秀》,《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四十,第 4733 页。

⑥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八,第 7742 页。

与,只恐他无着处。”坡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书,里头有灾福。”(《跋所赠昙秀书》)①

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四百十余年,②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仿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屏,③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书诸药法:赠昙秀》)④

上文提到卓契顺 1095 年访惠州,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补充。卓契顺是苏州定慧寺住持守钦所派遣僧人。守钦自作《拟寒山颂》八章,托契顺献于苏轼。苏轼盛赞其作,次韵酬和,初拟托契顺回赠守钦。然而在契顺将行之际,苏轼忽改初衷,不复遣诗,并将诗焚毁。如前所述,抄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书法摹本送契顺。1101 年,守钦去世,苏轼将其八首诗寄与苏州友人钱济明(钱世雄),请其镌于守钦生前所居之地(大概在其苏州寺庙里),可见苏轼 1095 年烧掉的并不是那八首唯一的稿件。东坡致书钱济明:

某启: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参寥落发,张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时庆幸,独吾济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见参寥复服,恨定慧钦老早世,然彼视世梦幻,安以复服为?闻儿子迨道其化于寿州时,甚奇特,想闻其详。乃知小人能坏其衣服尔。至于其不可坏者,乃当缘厄而愈胜也。旧有诗八首寄之,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焚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今录呈济明,可为写于旧居,亦挂剑徐君之墓也。钦诗乃极佳,寻本未获。有法嗣否?当载之其语录中。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者也。(《与钱济明》)⑤

释其焚诗原委,是害怕诗作会给守钦招致祸端。从这一案例中可见,苏轼抄录古文代替自己刚写下的诗句相赠,是担心与自己亲密的证据会给这些僧人带来麻烦。及至 1101 年,苏轼自海南岛被召回,必以为此时寄诗已无虞,虽守钦已逝,犹命人将这八首诗镌刻于守钦故居。

三、抄写陶渊明的文章与东坡的《和陶诗》

据上文所述,苏轼曾抄录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赠别卓契顺。实则苏轼于此期间所抄非独此赋(或抄数份)。⑥ 这当然会让我们联想起苏轼所有的和陶诗。其和陶诗写作是 1092 年在扬州开始的,初作《和陶饮酒诗》二十首。抵达惠州后,方重续此念,对陶渊明存世之诗逐一步韵以和。在惠州苏轼创作了 36 首和陶诗,在海南岛又创作了 67 首,总数达到 123 首。故此项目可命名为“岭南岁月项目”,而他流放岭南之前完成的那一小部分,可视为先声试笔。

苏轼作《和陶诗》与他抄录陶渊明诗联系起来看,这两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苏轼创作中回避纯粹自我表达的一种策略,而此种自我表达,在其流放岭南之后尤显重要。这两种行为旨在拉开苏轼与其作品的距离,可谓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减少其因作品而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看待苏轼和陶诗的常取视角,仅从文学角度作评论,可视作苏轼诗作有趣的支流。和陶诗视为文学作品的正确性是不可否认的,但也不妨另辟视角,将它们看作是为苏轼在岭南时期提供一个生存空间,使他可以拉开与作品的距离。若有人指控他以文笔影射诽谤当权者,他就可以辩护说:你们臆断诗中的“我”在表达自己,其实那个“我”是 5 世纪的陶渊明,换言之,那是“我”假托了另一位诗人。

---

① 《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九,第 7875 页。

② 改原文“百四”为“四百”,《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七三,第 8396 页,注 3。

③ 改原文“归南”为“归南屏”,《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七三,第 8396 页,注 4。

④ 《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七三,第 8395 页。

⑤ 《与钱济明》第九,《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五三,第 5821 页。

⑥ 见《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苏轼全集校注 · 佚文汇编》卷五,第 8708 页;《三苏年谱》卷四九,第 2705 页。抄写于 1094 年 6 月,当时苏轼经过鄱阳湖往岭南走。

苏轼在岭南时期书写《和陶诗》的计划与抄写古人文章,可以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要注意的是,苏轼《和陶诗》不仅自为吟咏,也是赠友的作品。譬如吴复古(子野)和陆惟忠(子厚)于 1096 年 11 月来访,苏轼便于岁末抄录其《和陶岁暮作和陶常待》一诗以赠之。① 至于苏州之卓契顺再度造访惠州,东坡则抄录其《和陶桃花源》以赠。② 观苏轼此举,诸友亦步亦趋。1096 年,黄庭坚被谪至广西西北部的宜州,闻昙秀将访苏轼,遂将其所书陶渊明四诗的书法作品奉寄昙秀。果然,1097 年正月,昙秀抵惠州即呈黄庭坚之书法于东坡,东坡亦为之题跋。③ 两年前,张耒把自己次韵陶渊明《饮酒诗》的诗集送给苏轼。④ 对苏轼及其亲信而言,抄录陶渊明诗或自作和陶诗,俨然已成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文艺雅事,也是他们用以规避政治非议、传递思想的便捷策略。固然,他们并非全然以此种迂回隐晦之方式互通声气,有时也继续用自己的声音写作。但是,若逢暌隔远距而难以保密的情形,便采此法,假托数百年前诗人口吻以抒己怀。

如同王水照先生在《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里指出的,诗人之间互相唱和原是中国文人日常的交游活动,但把前辈作者的全部诗歌尽和殆遍,在苏轼之前绝无仅有。⑤ 唱和诗面对两个难题:一是须与原唱保持思想内容衔接,二是“和韵”“次韵”有严格的押韵局限,须甘愿“戴着镣铐跳舞”。苏东坡的亲朋好友纷纷作和陶诗,并互相寄赠,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从苏轼《全集》题跋可见,苏轼很早就有抄录古籍的习惯,谪居岭南时尤甚。苏轼的抄录范围很广,除前所述《晋书》《新唐书》之传记及陶渊明作品外,兹列举其余,以彰其抄录之广博与旨趣(依抄录时序排列):1094 年夏,苏轼南行至金陵,得知其谪所由英州(粤北英德城)改迁惠州(粤东南),且不得携带眷属。于是,苏轼仅携幼子苏过同行,而命次子苏迨与长子苏迈共居宜兴。苏迨将行,苏轼亲笔抄《楚辞》中六篇,以资其勉学《楚辞》之志。⑥ 1094 年除夕,刚到惠州不久的苏轼抄录了二十年前除夕写的诗,与幺子苏过分享。⑦ 数月后某夜,苏轼微醺,稍憩片刻,醒转之际抄录陶渊明诗《东方有一士》,与苏过分享。并于诗末附题记,戏言自身即是陶渊明,5 世纪的这诗人就是他自己。⑧ 又一日,苏轼手抄嵇康《养生论》数册,意欲分赠与其认为宜效法嵇康的朋友。苏轼新交之惠州友人,居于附近罗浮山的道士邓守安即为指定收件人之一。⑨ 苏轼在海南岛目睹父权制社会下妇女被当作奴隶对待,抄录了杜甫在三峡地区写的《夔州女》,表达他对当地妇女的同情。⑩ 苏轼至海南岛,见当地盛行宰牛以供人食之俗,心甚骇然。遂手抄柳宗元《牛赋》以劝诫岛民戒除这种无情而野蛮的习俗。冀以文辞之婉转,感化人心,使之弃旧俗而从文明之道。⑪ 1100 年秋,苏轼从海南岛归返中土,途经雷州半岛廉州之地,邂逅欧阳丕,抄录了几十年前梅尧臣写给年轻欧阳丕的诗篇,与同是六旬的才友凭吊年轻时的抱负。⑫ 最

---

① 《三苏年谱》卷五一,第 2830 页。

② 《录所做赠契顺并跋》,《苏轼全集校注 · 佚文汇编》卷五,第 8723 页;《三苏年谱》卷五一,第 2816 页。

③ 《跋山谷草书》,《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九,第 7878 页;又见《三苏年谱》卷五二,第 2838 页;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1—242 页。

④ 《三苏年谱》卷五一,第 2815 页。

⑤ 王水照:《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26 页。

⑥ 《书六赋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六,第 7432 页。

⑦ 《书润州道上诗》,《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八,第 7693 页。

⑧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七,第 7567 页。

⑨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七,第 7567 页。

⑩ 《书杜子美诗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七,第 7579 页。

⑪ 《书柳子厚牛赋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六,第 7382—7383 页。

⑫ 《书圣俞赠欧阳辟诗后》,《苏轼全集校注 · 文集》卷六八,第 7728—7729 页。

后,苏轼北归时候,十二月途经韶州(今广东韶关),意欲访晤七年前初识于南华寺之长老僧人重辩。此番探访,方知重辩已于两年前圆寂。苏轼忆及昔年这位和尚曾求取其小楷书法,而自己未尝应允。现在决定追酬他原先的请求,遂以小楷抄录《四十二章经》,留于寺中,欲镌刻于重辩寿塔之侧,以资纪念。① 苏轼于斯时已届六十四岁,体弱多病,未及一年便辞世而去。观其当时所书小楷《四十二章经》,绵延成长卷,今本载有二十余页副刊本,其字迹工整细密,美不胜收,感人至深。

上述例子只是苏轼在岭南期间作品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肯定没有记载,也没有流传下来。从南宋文士刘克庄(1187—1269)留下的珍贵记录中,我们可略知苏轼作品的数量。② 刘克庄深谙方子容(字南圭)的书斋和艺术收藏。方子容与苏轼年龄相仿,苏轼谪居惠州未几,方子容出任惠州知府。刘克庄曾至惠州(其兄曾为惠州知州),知悉方子容藏卷浩繁,艺品无数,苏轼手抄本及题跋者,即累至四百余纸。刘克庄继言,这些手稿多已散失或后遭焚毁,显然他曾见过一些仍保存的,包括苏轼所抄《心经》及《左传》中三段文字(如今在苏轼的《全集》中亦不见此抄本之载录,足见记载之残缺)。刘克庄在他处转录苏轼从《左传》里抄录的文字,并就苏轼所处境遇阐发其“深意”。刘克庄也指出,苏轼所抄《心经》与通行本异。

刘克庄于苏轼离开惠州百余载后,审阅方子容所藏苏轼遗墨,叹息这批书法作品凡四百余幅,今存者寥寥。刘克庄为现存16件所作题跋,犹能略窥方子容所藏苏轼作品涵盖的范围:抄本中有《左传》《心经》《千金方》,有怀素、杜甫、刘禹锡等人的诗,有晚唐诸诗人的篇什,有苏轼挚友秦观、张耒及苏轼自己的诗,还有苏轼与邻近官吏的私函,以及苏轼致方子容的书翰。③

苏轼在岭南时期抄写过的几百篇书法墨迹与法帖,虽几近散佚殆尽,但幸有新近出版的《苏轼书法全集》(曹建等主编,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凡五十一卷,分为《墨迹》《法帖》《碑刻》三编)还保存了数篇。上文提到的苏轼手抄《养生论》《归去来兮辞》《东皋子传》《四十二章经》及《和陶拟古诗·东方有一士》,皆收录于这套《苏轼书法全集》中。④

四、写给姜唐佐的对联

我们将以苏轼赠姜唐佐的对联作结。此联在苏轼流放岭南期间的书法作品中很突出。第一,其文字内容是苏轼亲笔原创,非抄录他人文本。第二,它未被收录苏轼的正集。第三,苏轼似乎无意使之流传后世,甚至不愿它流传于世。对他来说,此联是一时之兴、一次性的表达,专为一人所作而未留副本,以备后世编纂者收录其文集中。

> 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偶书》)⑤

诚然,这些句子是令人相当震惊的,我们在苏轼的文章或彼时诸公文章中都很少看到此等句子。此

---

① 《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7365—7366页。

② 刘克庄:《跋苏文忠公帖·与方南圭十四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五七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册,第312—317页。

③ 刘克庄:《跋苏文忠公帖·与方南圭十四帖》,《全宋文》卷七五七九,第329册,第312—317页。

④ 《养生论》,《苏轼书法全集·法帖卷》卷三,第63页,绍圣二年(1095)写给罗浮道士邓守安;《归去来兮辞》,《苏轼书法全集·碑刻卷》卷九,第15页,绍圣二年(1095)写给卓契顺;《东皋子传》,《苏轼书法全集·法帖卷》卷九,第140页,绍圣四年(1097)写给方子容;《四十二章经》,《苏轼书法全集·法帖卷》卷二一,第40页,元符三年(1100)追赠重辩僧人;《书[和陶]拟古诗·东方有一士》,《苏轼书法全集·法帖卷》卷十,第5页。

⑤ 《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六,第7455页。

联意象乖戾,满腔义愤。上联描写即将被处死的张巡痛斥俘虏他的叛将安禄山,下联则写颜真卿(颜平原)已遭刑戮,但他对杀害自己的叛将李希烈的愤怒至死不休。颜真卿的遗体被家人领去安葬时,在棺木中犹然生动,义愤填膺地紧握拳头,指甲都戳穿了手背,这件事见于多部晚唐笔记。① 我们很难不把它解读为苏轼对迫害他的政敌间接而尖锐的谴责,他把这些政敌视为叛贼,同时把长期遭受流放磨难以致性命垂危的自己塑造为正义的殉道者。

何以知晓这副对联存在呢? 它并未载于苏轼任何早期文集,只是出自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后又收录于《苏轼全集》之题跋篇。尽管此联非真正意义上的"题跋",因其未对何物加以评述,而是独立存在的;但至 12 世纪,胡仔编纂诗评集《苕溪渔隐丛话》时首先注意到惠洪引用过苏轼这副对联,②后来它被抄入苏轼的《题跋集》。

《冷斋夜话》中有一段叙述惠洪在海南岛的亲身经历。惠洪被诬告伪造度帖(僧人证书)被判有罪到海南岛服刑,从 1112 年二月到 1113 年十一月居住在海南岛。③ 那时苏轼已经离开海南岛十三四年了。惠洪在这段文字中写他看到了苏轼遗留在海南岛的三份墨迹。第一份是苏轼在儋州居住时写的,第二份是苏轼到了海南岛北部的琼州,准备从琼州登船返中土之际写的。④ 第三份就是这副对联,相信也是苏轼即将离开海南岛时在琼州写的,写给他在琼州一位名叫姜唐佐的年轻朋友。下面是惠洪的记载:

> 予游儋耳,及见黎氏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酝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桡,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嘱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攲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⑤

惠洪这段文字显然经过精心布局,把最出人意表、最令人难忘的引文置于卷末,且不置评,任读者自己去揣摩,使之尤显生动,愈富感染力。与前两段之文雅引文迥然不同,惠洪先引苏轼留给当地农民的诗,诗中说他现在感觉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岛人,这种说法虽然不能当真,却很可爱。继而引望海亭上苏轼的诗句,描绘诗人黄昏远眺,目送飞鹭,其意境和情感并不明显;但读者若知道这出自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首篇,前两句是"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便能领会诗人心中所思,乃是其流放生涯虽将尽,然归途遥不可及。此外,读者若还记得起第二首绝句是"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⑥,便可知道,苏轼感觉圣上的召唤如唤幽魂返世,其心虽悲凉,亦怀感激。相形之下,惠洪篇末所引的对联,更显触目惊心!

苏轼与姜唐佐的特殊关系有助于理解惠洪为何专程寻访。姜唐佐是琼山白沙村人,曾于 1099 九月

---

① 《颜真卿》,《太平广记》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07 页。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 前集》卷四十,第 274 页。

③ 周裕锴:《宋僧惠洪行旅著述编年总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6—175 页。

④ 第一首诗是《别海南黎民表》,《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四三,第 5119 页;第二首的两句是引《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四三,第 5125 页。

⑤ 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55 页。注意《冷斋夜话》和《苏轼文集》对最后一句的表述略有不同("握拳透掌"与"握拳透爪")。其中任何一个都与《太平广记》的用语一致:"爪透手背"。

⑥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苏轼全集校注 · 诗集》卷四三,第 5126 页。

(其时苏轼已滞海南两载),经长途跋涉至儋州谒东坡,自荐门下并拜苏轼为师。姜唐佐居儋州半载,其间二人情谊日笃。① 苏轼写给姜唐佐的简短书信有六封,其中数次提到二人秉烛夜谈;又有两封写了苏轼邀请姜唐佐夜赴其庐共进晚膳事。

苏轼鼓励姜唐佐学习,并俏皮地在姜唐佐的笔记本上题字,唐佐一定向苏轼展示过这本笔记本。② 1100 年暮春,唐佐离开儋州时,苏轼抄录了柳宗元的两首诗作为送别礼,其一论读书之道,其一关于饮酒。关于读书的那首强调读书的个人成就感,并告诫他不要把读书视为升官发财的手段。③ 苏轼还作以下对联送姜唐佐,期待他得到世俗的成功(尽管有违柳宗元的告诫):

>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上联意指苏轼通过认识姜唐佐后发现,琼州终未脱离中华文脉。下联引用典故预言姜唐佐必能登科及第,以证琼崖非无文之地。④ 苏轼赠此对联给姜唐佐时,解释说现在仅撰一联,而不循常例写成整首诗,待姜唐佐显达(即登科及第)后,方将此联纳于整首诗之中。⑤

姜唐佐不久后即离开琼州赴广州深造。传闻他在那里学绩斐然,荣成举人,未曾通过京试。1103 年,姜唐佐到汝南(今河南汝南县)造访苏辙,时间或在赴京应试之行。当时苏轼已去世。姜唐佐呈示苏轼所赠对联给苏辙,苏辙便擅自把它编入《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⑥一诗:

>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苏轼与姜唐佐的友谊,成了苏轼谪居海南岛岁月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苏轼与姜唐佐的交谊,在他与海南诸友交往中是独一无二的。正是确无他友能及姜唐佐与苏轼的亲密,则我们更能洞悉苏轼为何给姜唐佐写的文字异于给别人写的,遂成惠洪所描述的场景。此外还可知,苏轼并非率尔操觚写下这两句,乃感触而发(这从惠洪的“醉墨攲倾”看出)。书写后,还谆谆叮嘱姜唐佐的母亲:“秀才归,当示之。”

我们自当留意到,这副对联与苏轼在岭南所作他文迥异,不止因其亲笔直抒胸臆,非假他人之口,更因其乃写给本地一个密友看的,压根未料他人得见。这副对联的产生和存世,实赖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巧合。如果苏轼亲访姜唐佐成功,就不会写这副对联托姜唐佐母亲转交给他;他的母亲也就不知道有这张纸。经年之后,惠洪那次登门造访,若非恰逢姜唐佐外出,姜母亦未必出示此联。如果姜母识字,知字中之意,也未必会拿出来。最后,如果惠洪不为对联之意所深深感动,就不会记录于《冷斋夜话》中,且笔触如此细致,使之置于引人入胜的语境,这幅透露苏轼心声的对联或将湮没无闻。

---

① 我们不知道姜唐佐与苏轼相识时的年龄。现代海南学者蒙乐生在研究了当地姜氏宗族的地质学后,推测唐佐生于庆历或皇祐年间(1041—1054)。但从苏轼和惠洪对唐佐的描写来看,这似乎并不正确,因为苏轼认识唐佐时,他还只是个年轻人。蒙乐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南海嘉士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文化因缘》,《椰城》2010 年第 7 期,第 9 页。

② 《跋姜君弼课册》,《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五十,第 5784 页。

③ 《书柳子厚诗后》,《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七,第 7585 页。

④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

⑤ 我们从苏辙为他最终完成的这首诗所写的序言中得知这一点,见下注。

⑥ 苏辙:《栾城后集》,《栾城集》卷三,曾枣庄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48—1149 页。

Su Shi's Habit of Text-Copying During His Exile to the Lingnan Region

Ronald Eg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During Su Shi's (苏轼) seven-year exile in the Lingnan Region (岭南, Huizhou [惠州] and Hainan Island [海南岛]) he frequently copied out texts and attached his own colophons to those copies, commenting on them. The texts he chose to copy out were mostly ancient ones, rather than those by his contemporaries or those he himself had composed. These texts generally reflected his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his seven years of exile. Among the most common ones were his transcription of biographi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晋书》). During his stay in Huizhou, Su Shi returned the kindness of several visiting monks by presenting them with calligraphic copies of these and other ancient texts, including, for example, Tao Yuanming's (陶渊明) poem, *The Return* (《归去来兮辞》), which he gave as a farewell gift to the novice monk Zhuo Qishun (卓契顺). His copying out of such ancient works, which were related to his own *Poems in Response to Tao Yuanming's*(《和陶诗》), may be viewed as a strategy for avoiding direct self-expression in poem wri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when presenting texts to relative strangers, something that beca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im during his Lingnan years. These two practices were intended to distance Su Shi from the writings he gave to others, a kind of self-protective buffer that reduced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implicating him in the political machinations of his day. Su Shi's intimate friendship with Jiang Tangzuo (姜唐佐), on the other hand, resulted in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that Su wrote out, one he did compose in his own words, which he probably never expected to circulate. Su's friendship with the younger Jiang Tangzuo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tory of Su Shi's exile in Hainan Island.

Key words: Su Shi (苏轼); Lingnan (岭南); copy texts

(责任编辑　管　琴)